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八

徽宗

重和元年九月

案四史朔閏考九月係庚辰朔

丙戌大學辟雍各差通

內經莊子列子二人爲博士

宋史本末卷百二十七案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

當脫去畢氏續通鑑內經下亦有道德經三字陳氏通鑑政和三年閏正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

學辟雍各置內經博士二員

庚寅頒御注老子刻石神霄宮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案刻石二字原誤倒今

人道藏文獻通考卷百十一經籍考云以御注道德經二

卷見氏曰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其間徽宗

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

之能勝以其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

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爲

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其樂殺以易之不可得志於天下

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

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

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者故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
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又云衛注老子二
卷晁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壬寅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林靈素

金門羽客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奉大夫張虛白

見奉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

通鑑亦係壬寅蔡條鐵圍山叢談政和以後道家者流

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

爲外飾或必錫以塗金銀牌焉及後金人之變事酋長

皆佩金銀牌爲兵號始得金牌前兆何不祥也朱弁曲洧舊

問政和以後黃冠盛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旆無敢誰何

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在

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之而休咎然多發干
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
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
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
事虛白曰天祚在海禁宮室以待既下久矣左右皆
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

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前日所言皆應于今日
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
陛下愛護聖躬
既注不足咎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辛巳大饗明堂案政和七
年四月丙子九月庚子禮制局奏可考九朝備考孟
去歲己行是真詔曰自今每歲季秋親祠明堂如孟
月朝獻禮與三年當郊之歲行明堂之禮十朝綱要
四月己卯亦載是詔宋史藝文志明堂大饗視朔頒
布政儀範敕合格式一節注云宣和初卷亡今按當
繫重和非宣和也又通考卷七十一宣和初卷亡今按當
年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朝聽朝五表陳情乃從之
嚴父餘悉移于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情乃從之
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
專請視朝聽朝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自古者
天子負辰南鄉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者
御明堂正南鄉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其方則
居明堂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
請稽月令以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
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為來歲聽朔之日請以每歲
十月于明堂受新廩退而頒之郡國五日古者天子
負展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
卑為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
賓禮番國各隨其方立于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

堂爲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于明堂宣示然後榜之廟堂頌之天下七日赦書德音宣于文德殿自今請非御樓肆赦並請于明堂宣于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其月皇帝御明堂下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入年戊戌歲運祿數于明堂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屨坐于明堂大晟樂作百官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時合左右丞一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時丞乃下授頒政官頌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閣門奏禮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重和元年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併祀五帝初禮部尙書許光凝等言月令季秋大享明堂五帝說者謂偏祭五帝也曲禮大享不言月令季秋大享明堂五帝說者謂偏祭五帝也曲禮大享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說者謂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大宰其爲五情之君故分位于五室惟其爲昊天佐也惟與享于明堂自神宗下詔推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新宏規季秋大享位上帝于其室既無以禘絜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嫌則神宗黜六天于前陛下正五室于後其揆一也從之乃詔從祀五帝禮制局言祀天神于冬至祀地示于夏至乃有常祀五帝無所事卜季秋大享上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所以極嚴恭之意也請明堂有上辛亥辛謀及卜筮所以極嚴恭之意也請明堂

以吉辛爲正詔每歲季秋大享親祀明堂罷有司攝
事又詔明堂近在宮城秋享實薦時事行之久遠宜
極簡嚴其每歲季秋親祀如孟月朝獻禮更不差五
使儀仗等自是迄宣和末歲行親享之禮云陳瓘通
鑑載政和七年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
辭不受詔月令季秋大饗親祠明堂如孟月朝獻禮
罷有司攝事九月有于明堂赦十月乙卯朔初御
明堂頒朔布政獨不載是年大饗明堂事薛應旂舉
沉通鑑俱載四月己卯詔又云以太上
混元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爲真元節

閏九月

案四史判閏考閏九月庚戌朔

己未通直郎管勾棣州韓君丈

人觀劉棟爲守靜先生視中大夫棟不受

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乙亥給事中趙野奏乞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

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兼充從之

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亦當禁

丙子尚書省言已降御筆處分道徒升貢三歲大比許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三十八

三

欄鞞就殿試欲令禮部依文士給號祇候唱名案祇候

綱要改正十朝初入仕並補志士道職已上取旨並賜褐

服高者依文士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九朝編

士凡十三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年至志

年詔州縣年資治通鑑閏月上詔曰自頃庶事大臣

爲可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上詔曰自頃庶事大臣

方田增酒價取諸民多不謂便如拘白地與禁推貨增

克苛削可卽日罷之案河北朝綱要係閏九月壬子測

華宋史本紀九月壬午罷不係閏月事九朝編年備

要亦係之開月又云初鄭居不係閏月事九朝編年備

部尙書高仲推行之諸路有缺房廊爲浮造釐厦侵

官地者則會其丈尺令輸義謂之白地錢又係酒價

取醋息及推場等事給事中吳敏駁之以爲白地錢

何異于德宗之稅開架至是上詔云又宋史食貨

志重和初罷講畫經費局有司議句收白地禁推鐵

貨方田增稅權罷之併焚其條約文獻河北添折稅米等

俄慮驟擾悉罷之併焚其條約文獻河北添折稅米等

推考止齋陳氏曰政和五年十月十一日令諸路

依山東酒價升添二文六分入無額上供起發則政

和添酒錢也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

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其無害公費
乃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先是元初臣僚請罷
權醋而戶部以爲本無禁文命加約束至紹聖二年
翟思請諸郡醋坊口息用度之餘悉歸之常平以待

他用及是景允有請

故令常平司計之

又蔡京以鹽法尙有未盡請改袋制且許所過指其
稅袋制既與昔不同必使更買新鈔方帶給舊鈔號

對帶法亦曰對搭指揮既出一日閒入紙者三十餘
萬緡上大駭而後知對搭之利也不一歲必復爲

之商人每覺鈔行略帶則貯積以待改法謂之趁新
鈔自是鹽商大困案十朝綱要閏九月丙寅復行東

北末鹽法罷解鹽舊法九朝綱要閏九月丙寅復行東
帶法時國用日廣而經費多仰給于權貨務先是鄭

居中再相與童貫相表裏主解鹽欲以實陝西而擅
其利故居中爲罷東北鹽而利入頓虧至是上悟乃

詔昨有司言解鹽便于是蔡海故用之而商販無利邊
權不行其復利末鹽于是蔡海故用之而商販無利邊

尚未盡也上知之詢其所未盡者京語人曰我作鹽法
宣和三年詔河北北京東兩路稅鹽與鈔並行故商

旅不通可並行鈔鹽許客入任便通販鈔並行故商
征權考祖宗以來行鹽鈔以資西邊其法積鹽于解

池積錢于在京推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
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

惟患無回貨故極利于一
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十
給與但輪頭子等錢數十
熾盛至爲良法崇南間蔡
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商
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
禁加密犯法被罪者眾民
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
不通輒復變易名封帶法
環者已積買鈔未授鹽復
輸錢凡三輪始獲一直接
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
水投縵而死者有魏伯芻
委信之專主權貨時有魏
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
遷官通議大夫徵猷閣待
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
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
人主而張虛嚴初政和再
倚信建言制廷所以開闢
億萬之錢幅湊而並至御
外沛然有餘則惟鹽之入
自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
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
源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
出所

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
五萬貫是以歲計之一州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
者處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十萬貫
秦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十萬貫
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富國裕民之
政小人得時聘志無所顧憚遂至於此于時御府用之
度日廣課入欲豐中歲較季比之合在職而暫取告
其月日皆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處極坐微
至於鹽袋蠶繭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
法抑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昨歲改鹽法立賞至
重抑配者歟計口數及嬰孩廣數百姓三遠駝畜使良民
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審法定令寬濟斯民
制改奉新鈔蓋帝意未嘗不欲罷而後用鈔既免
有司不能將明帝恩故比一較己罷而後用鈔既免
而後行鹽囊將饒而後止一較己罷而後用鈔既免
又復爲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擾之價裁爲十千既
徵宗時如兩浙之鹽多自變更自擾之價裁爲十千既
會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變更自擾之價裁爲十千既
師商賈遠近以爲差禁京專引此爲鈔鹽法請於京
之地遠近以爲差禁京專引此爲鈔鹽法請於京
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所以鹽法數日後
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此海鹽之納錢也後鈔
之變緣徽廟初雨水不常園墾不密守者護視不解

爲外水參雜雨水不常外水瀾滿流入解池不復成

鹽此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徭役盡車出外水

漸可再復此是

解鹽之一變也

又火焚五千餘間時天大雨而火益熾上是夜

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

甚多時天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

傳上是夜微宿於外然事秘不可得知宋史五行

志薛應旂通鑑係之九月陳畢通鑑係之八月

又錄周後除封崇義公九月陳畢通鑑係之八月

東都事略丙子詔曰昔我藝祖受禪于周嘉祐中擇

柴氏一人封崇義公而三格之封不及禮蓋未盡除

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存者爲周恭帝後以

其世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

以示繼絕之仁爲國三格

十月案宋史本紀薛氏通鑑壬辰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陳洵仁

案畢氏通鑑

奏本州學係籍學生止有九十一

人而一兩月閒士之勸誘入道學及內外舍生願換道

徒者將與儒士等委是本州州學教授當職官推行有

方提舉學事置司在本州遵承詔旨同其叶力奉行州

學內舍生宋瑀願換道學內舍生本人係故翰林學士

宋祁之孫已兩預貢舉行藝清修自來留心道學舊有

撰到道論十篇乃近撰神霄玉清萬壽宮雅一篇案原

字今據宋史畢謹具繳奏呈御筆宋瑀特與志士仍許

通鑑諸書補入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亦

赴將來殿試載宋瑀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亦

有差趙與時賓退錄卷一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

離儀校讐丹經靈篇剛修注釋每遇初七日升座下

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

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

周輝清波雜志卷上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

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蒞靈素既陞座首詔

太學博士王俊久為師友豈有樞衣禮黃冠者哉問者

駭然各遠巡而罷王海陵人愿宰掾分符而終近萬元

亨典鄉郡雖載姓名于國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因學

紀問卷二十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

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原注宣政間道教

廣文台山監受賜人前

卷三十一

興行至有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先兆宋史王俊義傳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
拒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人曰
此顯仕捷速也不可以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
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
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
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旣罷皆爲之罷俊義處之恬然
庚子御筆道徒止許道士及無妻人入學充道士服本
服餘服轉帶幅巾其襴褌指揮勿行百二十七卷
癸卯上御寶錄宮傳度玉清神霄祕錄會者八百人紀
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上
御寶錄宮度玉清神霄祕錄會者八百人凡天人降臨
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爲大會靈素講
經據高座上爲設幄其側靈素所言無殊絕者雜以俚
稽蝶語上下爲大闕笑莫有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
頃皆一齊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
萬人一會治費數萬緡以膠青剔鬚美衣玉食者幾二
日得一飯而餓作一飽而襪作及襪宋史食貨志上崇
衣作青布一飯而餓作一飽而襪作及襪宋史食貨志上崇

宣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
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養具飲膳給以衾衣絮被州縣奉
行過當或具帷帳顯乳母女使僕費無藝不免率斂貧
者樂而富者憂矣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
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僧一毛地三
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縣人各願復領者
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爲園置籍募僧主之並深三尺毋
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
賜紫衣祠部郎中各殿諸城者人給手歷以書所治瘞人
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及千以上有知
之人及無衣衾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
小兒可教者令入齋之入小學聽讀其衣衾於常平頭子
給造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養安濟人乳養仍聽宮觀寺
院養爲童行宣和二年詔棄居養小兒養安濟人乳養
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稅米或粟米一升錢十
文省依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安濟坊
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澤園除葬埋依見行條
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能陳經通鑑載政和七年
二月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
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拜聽靈素講
帝爲設帳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
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捷給嘲諷以資媒笑莫有君臣

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祕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
然趨之而又載重和元年九月帝如上游上清宮度玉
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
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頃貧下之人多買
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飲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
會舉則去年已有千道會而此書只載千是年者或亦
約舉而言之耳且彼云九月與此云十月不合未可知
是薛應旂通鑑俱是月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
等陳氏畢氏又云有殷侍晨校籍

戊申承議郎徵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條勒停紀事

卷百三十一原注蔡條訴神文節文曰臣舉家兄弟諸
姪皆投名請授神霄祕籙獨臣不願受於是九重始大
怒因遣梁師成諭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嗚呼事既掣
時謀既盡露臣亦決知得罪矣一日臣兄來宣諭臣父第
將通延福宮江路微聞闔門跨城爲復道飛橋入賜第
自此往來無間君臣相悉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荒
野矣臣不勝憤懣亟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實愛惜臣
猶不肯出臣兄伺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繫臣
昂盡搜索其篋笥然獨無有於昂遂枷項編管安州臣
始勒住朝參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不循
分守時落職而怒終不見解臣父因賞犒內宴丐入中禁
獨拜懇於太上之前臣遂得不死始議貶新州俄而置

諸光州臣父以爲出則必陰殺之因持之久乃俾臣父
上章特勒停令侍養遇有臨幸則出避耳案原本在十
一月今考十一月戊申舉氏通鑑同今據以改附十月蓋
綱要係之十月戊申舉氏通鑑同今據以改附十月蓋
戊申則三十日也又原注投名請受誤授臣兄來宣
論宣誤軍徹閩門作閩閩門始作姑今俱從畢氏訂正
橋內宴橋作結始議貶新州始作姑今俱從畢氏訂正
之畢通鑑考異引此注而辨之云今按蔡條之辭然宋
不著其所以據條自言如此恐其間有文過之辭不許則此
史蔡條傳云條以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則此
事爲其兄所媒
華理或然也

十一月己酉

案各本史書俱係十一月己酉朔改元

御筆道流入官自一

命以上至視品中大夫宜正名辨禮以爲次遷之格而

文階近列有館閣之聯亦宜放此定制以待瑰瑋高妙

不次拔擢之人今以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同文臣

案臣字原

缺據九朝
備要補入

中大夫至迪功郎爲道階以侍晨

案原字原

制以受經同修撰至直閣爲道職道階以年勞遷授道

職如文臣隨官帶職之制不限常格授惟其人無則闕

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九朝編年備要政和四年

六等道階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

疑皆校經凡十一等侍晨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晨至

直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法籍同修撰校經

丙辰中大夫通真達靈元妙先生林靈素爲沖和殿侍

晨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傳稱林靈素出入呵

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

間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

脩起靈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眞也有頃果中

宮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已而果有

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僊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

指而坐俄忽聘視唱曰是問何乃有妖魅氣耶時露臺

妓李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至靈素怒目懷袂

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

甘罔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丁卯茂德帝姬下嫁蔡儵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儵

原誤條今訂正畢氏通鑑云

父京請免見舅姑行
盟饋之禮詔不允

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事翟栖筠奏王安石參酌古今
篆隸而爲之說此造道之指南而窮經之要術也然字
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者知究其義
而至於形畫則或略而不講從俗就簡轉易偏旁傳習
既殊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
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有不辨而今書者乃一之
若此者不可勝舉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
似而不知字之正形甚可歎也云云願詔儒臣重加條
定去其訛謬存其至當一以王安石字說爲正分次部
類號爲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太學官集眾修紀
本末卷百三十原注實錄有此但削去以王安石字說
爲正等語殊失事實今取初草案元奏稍增入之案通考

年開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採繹老穿鑿破碎以相承如天禁絕之文故謂之文字序曰文者始於一剛柔雜比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旨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所以爲一道德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爲一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而許者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而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不能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矣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爲略別之以爲六書而謂之小學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略其微處遽未據東漢所存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漢所存篆隸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小學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小學有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折爲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

爲無罪然遂謂之
皆無足取則過也

丁丑御筆先王服制方圓俯仰大小形色悉有象法自
周之衰禮文殘闕無復制度因時從容寢以胡服施于
朝廷稽古驗今適追先志不可不革可令禮制局先自
冠服討論以聞適今之宜倣古之意當力行之以革千
歲之習其見服華先次廢罷改用履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東都事略

丙子日詔宋史輿服志
五亦載此詔不繫月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朔改元大赦案十朝綱

要十一月己酉朔旦冬至大赦是歲改元三朝北盟

會編宋史本紀薛氏畢氏通鑑俱作己酉朔改元惟

陳通鑑失載其事通考卷二百八十四象緯考以爲

是年十一月辛亥日

中有黑子如李大

反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謬

士效忠而檢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

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交

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

者臣謂啟燕雲之役與時唇亡齒寒狼子野心必何
吾隙而逞其所欲矣時謂其首沮大義請置諸法上
以言路久塞宜導以賞與補承務郎案三朝北盟會
編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廣安軍草澤安堯
臣上書乞寢燕雲等事書曰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
日草澤臣安堯臣謹味死裁書百拜獻於皇帝陛下
臣觀商高宗營命傅說曰朝夕書納誨以輔台德說復
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掩
其承時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
卷歎息以爲天下萬幾一休命臣聽斷雖甚憂勞不
察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以九重之深而欲
盡聞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以生民之利害
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諫行之
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臻如流宴之域社稷之利
也臣間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宴之域社稷之利
言而不當陛下不加罪於初從諫如流宴之域社稷之利
思忠而檢人欲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營昧自竭威
以詆誣之罪遂使陛下負詎諫之謗於天下久矣比
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之下人結舌杜口以
言爲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其倡北伐之議思
所以爲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
爲陛下言者以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
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
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

不不足以奮陛下之斧鉞使上其說以獻焉臣聞臣
羅死無悔何憚而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
國內也四夷外也無內憂蓋自古以來之憂在於中
天下去外道未必不可累聖人古以來之憂在於中
必來而泰則危而累聖人古以來之憂在於中
安而泰則危而累聖人古以來之憂在於中
服而泰則危而累聖人古以來之憂在於中
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天下國家之危必固本以釋
羅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制禦之不失使爲中國之
郁說與丹人塞以牽晉不在兵外患皆以爲患內
哉古者夷狄憂在內剪滅其患外患皆以爲患內
釋末將賢而憂之懼即吾竭內以事外患皆以爲患
有足恃者內憂之懼即吾竭內以事外患皆以爲患
內虛耗累而危之懼即吾竭內以事外患皆以爲患
恥之變甚可懼也陛下下思慮固之乎今天下之聖
而無變甚可懼也陛下下思慮固之乎今天下之聖
如累卵奈何陛下下思慮固之乎今天下之聖
生靈之膏血欲下且胡以取必固之乎今天下之聖
此億兆所同憂也且胡以取必固之乎今天下之聖
猶然而爭犬之常也乃搖尾乞憐非豈吾也蓋邊
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
伺吾隙以逞其所欲大欲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
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續六世之餘烈既併六國
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卻旬以七百餘里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乃貪
 利而欲廣力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漢孝武育累世
 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彊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
 其策從西國結黨南寇乃表河曲不可勝計至于用
 西域以斷匈奴之臂以因年寇盜并起始棄輪臺之
 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仁以凶年盜并起始棄輪臺之
 地西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
 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略河南海致拓跋氏大不
 因而國蹙陳宣帝繼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
 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竭財竭旋為隋氏所滅隋
 煬帝負其富彊之資志逞無厭之欲頃出朔方三駕
 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端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
 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勞雖未至於禍敗
 西有民邱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疾勞之雖未至於禍
 然不免有邱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疾勞之雖未至於禍
 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之役設於遠東門內之
 噴西恒之戰雲南渡之役設於遠東門內之
 幽寇乘之不顧勞民之弊孰若兵食地好功勤遠
 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孰若兵食地好功勤遠
 追至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敵周宣中興儉狁為害
 國日久詩人詠其美孝文專務以中國怒遠夷也故
 輒弛以利民與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入盜邊合備
 守不弛以利民與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入盜邊合備
 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是以國富刑清漢之陋後世

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官馬武請珍
奴報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
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保其深遠治安者有
破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同姓未嘗不謀有失
觀前成敗然毒蠱四表瘡痍雖大奸賊必亡故聖
事有內事外者也昔人謂國雖北姓未嘗不謀有
功竭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侯而
夷狄非謂中國之習俗不能治夷狄春秋亦內諸
不種類乖殊習俗詭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表
崎嶇川谷險阻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疏而不
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疏而不
樊噲嘗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事外
奉世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命使爲國望之謂
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命使爲國望之謂
湯誅邳支匡衡効其橋制而顯命邳支爲國望之
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而顯命邳支爲國望
古者天子守四夷來則朝終而顯命邳支爲國望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
聖王制禦夷狄之常道也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
邳都南蠻服孔明西戎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
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
夷胡人不爲國生事與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患
僥倖一時爲國生事與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患

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胄總熊羆之武當時
將相大臣皆力智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兩州
之殘寇豈勇力不足哉蓋二州之地犬戎所必爭
帝者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
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遠巡引兵而退蓋亦欲
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
德之艱監歷代君臣之失杜塞邊隙務守思德善
慎遏忠義智勇之人如邳都者使守險塞而嚴軍
壘毋戰閉關扼險荷戈而守之無使夷狄乘間隙
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保生靈豈不觀自古
所謂燕雲之役與則邊隙遂以開者此臣之觀自古
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君臣之臣觀自
其然而因循不信任不能斷而大抵此故終至委
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後禍已抵曹氏手矣帝將
街天憲則臣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內殿間朝
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密移隆以高爵分以厚
祿加之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
皇帝鑒前世之弊行其威福之權况隆以高爵分
徒使供門戶掃除之役寶元以後員數倍增祿
優咸使平中洛苑使秦翰雷有終因後王均之亂
有功授以思州刺史援前後史遂保信等初無纖毫
者否之體以明道制命出於韓魏威福假於宦寺

封墨救授之匪人委用漸大茲風一扇先朝之典制
盡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已朝今乃不
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總威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
聰明擅用勳臣躬之生殺懷詔諛之曲媚營求者則
而登外服從上躬之屏氣第羅列大都則旋見排丹
中女和寶冰綃霧縠之積富侔天子嬖族布滿童
南金玩相凝一後宮再賜馬飾月彤累封爵位極矣
援引同惡相濟矣婢官職聞紳士窮樓莫此爲甚
廣矣金縢益矣廷示巷之職聞紳士窮樓莫此爲甚
非復向時振旅以賢才嗟焉志士窮樓莫此爲甚
由而振耶是以賢才嗟焉志士窮樓莫此爲甚
謂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請以布衣賤士無官
言責不敢纖悉按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大者
貫而論之臣謹按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大者
兵柄爲典機密自出師陝右己爲己功汲引羣小
尚置將吏以虛立城苦妄通遺以爲己功汲引羣小
易亂典將吏以虛立城苦妄通遺以爲己功汲引羣小
素不用資格而得防團不由薦舉而改京秩者有
伍不登清禁者有託儒爲姦憤不放逐田里不應
擢登清禁者有託儒爲姦憤不放逐田里不應
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塵拜公
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養驕恃勢不知

古今徒以門高閣闕一尾乞憐憐悻悻請託而立登要
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廉寡恥之人爭相慕悅漁
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後兵法戰士躬冒矢石傷有
金帛之賜死有褒貶未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賞罰不
明之氣委靡無所賞有久書品己崇庖人厥卒掃門執
鞭之隸冒功奏還親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
西勤卒貫盡班師之後親兵實自肅也方戰伐之際他兵
躬行陣之勞賦而陛下恬然不顧也賞爲將帥每得
此天下所共賦而陛下恬然不顧也賞爲將帥每得
內帑金帛以濟軍需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
於州縣依勢作威倚法肆貪暴賦橫斂民不堪命將
士爲之解體貫方且意氣洋洋自爲得計兇焰悻然
臺諫之臣間有剛毅不回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及
中以外之危法遂貫深結蔡京同請燕人李良嗣以爲
謀主其倡北伐之議經營既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
以增常稅均徭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廷行募改民不
奠居加以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今天
下苟能速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今天
臣亦深矣昔人謂刻核太至矣養不肖之心或起
不肖之深恐無恆心至於不可禦者況天視自民視

天聽自民聽民積怨氣天心憫焉非朝廷福也劉
黃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
之青史雖愚夫莫追或及伏願陛下下其除之日使
稔陰邪之生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其源深於
塞其分何苦也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安其下何苦也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禍爲心何苦也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更其所當靈爲念思禍患於未萌之機戒其所當
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此
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祿沐浴陛下之膏澤久矣
當此之時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臣輕吐狂直上觸天
威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輕蓋痛紀綱之壞
哀生靈之困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能
自已者不諱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
事者或不切事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
者立謗木欲其聞己過欲其加謫黜貞觀時有上封
聞得失當否其間已過封事其加謫黜貞觀時有上封
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今臣是乎爲朝廷之益非
遣願陛下各其所陳勞遣之今臣是乎爲朝廷之益非
獨專美於前代臣子之至願也惟陛下納諫之君不
顏逆鱗者臣之盡忠廣覽兼聽者聖人之盛德呼臣
之所以自愛者可謂忠矣陛下永保無窮之臣基尚或
願少緩天誅庶開忠藎之路永保無窮之臣基尚或

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臣無任味死
俯伏聽命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九月二十九
日戊午聖旨將安堯堯臣書送尚書省眾議以聞
日十三日辛酉安堯堯臣上書頗有可採除承務郎
日御批云比緣大臣諫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堯臣
方書生既陳歷代興衰之跡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
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之典刑議朕以承平日久
壅蔽敢諫之私契勸安堯堯臣崇寧四年己巳許
朕獨何奏補因悼責降恩寢不行之今許未復舊官
表恩澤正奉大夫遺表恩寢不行之今許未復舊官
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寢不行之今許未復舊官
堯臣尙書吏部恭奉御筆比緣大吏部檢元狀先次
本部尋檢到崇寧四年七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故
特進安堯堯臣妻清河郡夫人張氏陳乞補堯堯臣
遵依御筆施行故追復正奉大夫安堯堯臣表恩與
親姪堯堯臣文資右擬補承務郎陳乞補堯堯臣表
朝爲樞密使資右擬補承務郎陳乞補堯堯臣表恩
不欲立上之語後爲族人所告敕令台州根治既得
其寶郊乃棄市惇去十官至是復正奉大夫
玉照新志云此疏爲王處厚之姪孫堯堯臣上
十二月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云己卯詔九鼎新名
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宜復舊名圖象徵調閣仍

舊狂人指王仔昔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又卷百二

上清寶錄宮已而宮人有爲道士亦居寶錄宮者以姦

疑似事發因逐仔昔于城外東太一宮囚之仔昔性傲

上初待以客禮故仔昔視宮閭若奴僕又欲使孫密告

皆師己及林靈素出仔昔寵遠衰敗乃使道士孫密告

此據蔡條史補及叢談府獄死昭仔昔者死在政和七年

按宣和元年十二月二日乃復九鼎舊名指仔昔爲在

人則仔昔誅死當在重和元年今因復鼎名附見其事

庚辰禮制局奉詔易華爲履履有約總純藁案純原誤

史通考請倣古制皆隨服之色從之

訂正載禮制局奏履有約總純藁古者爲之其約總純藁

志有五載禮制局奏履有約總純藁古者爲之其約總純藁

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

色之意詔以明年正月旦改用

丙申御筆莊周列禦寇所著書與太上真經並行方之

孔門不在孟軻楊雄下其令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司議

所以褒顯之設像並配太上祠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庚子禮制局奏履隨其服色而武臣服色一等當議差

別詔文武大臣以上具四飾朝請郎武功郎以下去纁

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去纁純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宋史輿服志五亦載此條不繫月日又云當時

王寅御製明堂頌紀事本末卷五御筆道士簡格褐衣

銀木紫衣者木或槐木師號以上象牙紀事本末卷五

丁未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寶竈

名參詳與轉一秩焉此據岳珂程史卷五補入案程史

以詩篇進益隆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又云後既坐誅

其所自爲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顧爲宋史本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朝編年備要云以延康殿

學士徐處仁言科斂折變支用坐倉之爲害民故也

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爲詳定官于是用事者

處仁言錫錢但可行于關陝耳京怒其不附已欲去

之風侍御史張機勅處仁罪出知楊州而局亦尋罷
宋史徐處仁傳處仁言昔周以家宰制國用於歲之
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
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
日爲不裕民之法蔡京罷局出處仁謂今設局曰裕
祠歸南都又考十年正月辛亥日裕民局未幾以疾
民局在宣和元年正月辛亥日裕民局未幾以疾
又女真阿骨打稱帝女真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
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真妻之酋長女生二子其長
胡來也自號人傳三王女真哥太師以女生二子其
入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楊哥太師以女生二子其
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使以其國產金故號
大金遣人請天祥求封冊天祥編年備要冊又云朴遣
懷皇帝封冊天祥編年備要冊又云朴遣使備奉先等
天祥求封冊天祥編年備要冊又云朴遣使備奉先等
爲自此可無患矣請許之天祥大云朴遣使備奉先等
冊阿骨打爲東懷皇帝許之天祥大云朴遣使備奉先等
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酋等觀驗以服
尙人答曰天祥尋遣還其大怒欲斬其使諸酋等觀驗以服
兵取上京破和議達女真事藉大金皇帝兄爲請乃解
明年上京破和議達女真事藉大金皇帝兄爲請乃解
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國進士第時有楊朴者遼
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八
新昌陳謨輯注

元天輔以王爲姓以吳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
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
三朝北盟會編曰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
祕書郎說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師旅必
師者國之模範不能使人與行大王創興不能比者
家爲國之模範不能使人與行大王創興不能比者
部兵大歸天下謀萬可拔之國非千乘不能革故
新願大王帝號今諸蕃傳檄應千而能定東接
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諸夏北安遼國之民建萬世之
鑑基興大帝之社稷行有疑楊朴之發矢大王如
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阻爲國號阿
尊號爲皇大帝以其大金而名阿赤阻爲國號阿
阻女真語金也以其大金而名阿赤阻爲國號阿
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曰大金
姓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曰大金
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續太祖爲國號鐵離堅終
有銷壤唯金一色最爲珍寶自今本國號鐵離堅終
通鑑載是年正月金最爲珍寶自今本國號鐵離堅終
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遼使如遼國或受禪
勢克等如金議和以蕭奉先等言許之可以弭兵
也考異云案金史太祖紀遼使求封冊蓋兵故
醜其事而隱之也今據遼史天祚紀修入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九

徽宗

宣和元年

案宋朝事實以是年爲重和二年三朝北盟會編以三月丁未改元前爲重和二年改元

後爲宣和元年

正月

案宋史本紀云正月戊申朔日下乙卯手有五色雲四史朔閏考朔日同

詔應寺院屋宇田產常住一切如舊永不改革有敢議者以違御筆論其服飾其名稱其禮其言並改從中國

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之號

案土上原脫大字今據續通鑑九朝

備要薛應旂畢沅通鑑補入

僧稱德士寺爲宮院爲觀卽住持之人

爲知宮觀事不廢其教不害其禮而已言念四方萬里

之遙其徒之眾不悉茲意可令每路監司一員聽其事

郡守僚佐召集播告咸使知之

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

土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

無徵又以寺爲宮院爲觀尋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明年詔復舊

御筆天下僧尼已

改宮觀其銅鈹銅像塔等按先天紀鈹乃黃帝戰蚩尤

之兵器胡人之凶具中國自不合用可通行天下應僧

尼寺院并士庶之家于逐路已改宮觀監司處限十日

送納不得隱匿毀棄類聚斤重具數奏聞紀事本末卷上案銅鈹

銅像據庚申日詔作鑄鈹佛像通考經籍考神仙家先

天記三十六卷晁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卽軒

轅皇帝也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黃帝御筆僧已降

事迹上之賜名先天紀御製序冠其首

詔改爲德士所有僧錄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

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隸屬道德院蔡攸通行提舉

天下州府僧正司可並爲德士司紀事本末卷同上案

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微宗令沙門冠簪爲德士

其相反如此趙與時賓退錄上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

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

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

尊苦陞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
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堅等與靈素議法僧不勝情願
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議法僧不勝情願
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逐道堅係中國
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開寶寺前令眾改僧爲德士一
靈素傳也費袞梁谿漫志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
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
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儻得同心而向道便更
合掌而筆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
怪也宋史程振傳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
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
陰雨綱繆彌戶而已老子亦云爲其詞不遇曰迨天之未
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爲之於未治之於未
意它日爲微宗道之徵宗室宿願欲去健美疏左右近習
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震怒執馮諤因譏家令楊馬
以爲將輔太子非非常徵宗震怒執馮諤因譏家令楊馬
言亦廢陳經薛應旂通鑑俱云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
逞前憾請於帝云云又宋史紀宣和二年九月復德士
僧

丁巳女真李善慶散都勃達入國門館於寶相院案前都北

盟會編作小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議事補善慶

散多都騎
直隸台祖監要局合就
卷三十一
二

修武郎散都從義郎勃達秉義郎給全俸居十餘日遣

朝議大夫直祕閣趙有開武義大夫馬政忠翊郎王瓌

案北盟會編作忠訓郎充使副齋詔書禮物與善慶等

渡海聘之案北盟會編三月瓌師中子也初議報阿骨

打議案下議字九朝備要舉沅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

信禮有開曰女真之首案首原誤首據續通鑑九朝止

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屬何必過

爲尊崇止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

用惟朝廷所擇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

未行而有開死會河北奏得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

封女真爲東懷王案東懷王北盟會編作東懷國王續

且妄言女真常祈契丹修好詐以其表聞乃詔馬政等

勿行止差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四紀事本末卷百

編年資治通鑑女真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

浩見之論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居十餘日趙

有開國書而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趙良嗣

欲用國書而有開日女真之酋止節度使用詔足矣有

開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真爲東

懷皇帝矣乃詔政勿行止造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

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責以中轍留

半年始遣歸語曰吾已獲大遼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

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因說曰自古英雄

也汪藻謀夏錄楊朴既爲女真建號因說曰自古英雄

開國須受禪或求其大國封爲女真建號因說曰自古英雄

遣人契丹求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八月阿骨打遂

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號大聖八月阿骨打遂

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輪銀絹二十五

萬匹兩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路九也送還

女真阿骨打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使羣臣議蕭奉先等

喜以爲自此冊封使副歸江軍節度使蕭習泥烈少卿

學士楊勉充冊使副歸江軍節度使蕭習泥烈少卿

王甫充慶問使副歸江軍節度使蕭習泥烈少卿

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卿劉混充管押禮物使將

駕之屬冊女真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冊文曰朕對天

地之問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統臨一日萬

幾敢忘重任宵衣爲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慎之國實介
扶餘之俗土濱巨浸材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
父之緒碧雲表野固須疑於渠材皓雪飛霜多哉鳴呼義
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廣可以馴物戒只
敦友睦地列豐腴以十二聖大明阿保機號改爲至聖至
敬只式孚於休以十二聖大明阿保機號改爲至聖至
明而已餘悉從之朴以十二聖大明阿保機號改爲至聖至
喬高隨等雜駁之義又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東懷國乃書
稱小邦懷其德之義又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東懷國乃書
非美意形矢象格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尤輕侮命習
泥烈歸易其文契格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尤輕侮命習
兄之意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
使副欲腰斬之枯罕諸酋爲謝乃解人答百餘大怒叱出
習泥烈欲腰斬之枯罕諸酋爲謝乃解人答百餘大怒叱出
輟尙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祚兒郎已能從我
今秋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
蕭奉先揣其意不以間遷延久之聞上京破和議遂已
後天祚難復請和皆不報宋洪皓松漠紀聞女真乘勝
入黃龍府五十餘州安遼中京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
爲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
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己欲帝之而薛應旂宋元通
怒曰小夷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主復書曰能以兄事
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

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以親王公
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
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衮
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減歲幣
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
勿復遠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
林答贊謨如遼迎冊至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
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
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
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己未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案宋史本紀併入乙卯

日詔畢通鑑同困學紀聞卷二十祥符中以聖祖名改
元武爲眞武元枵爲眞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眞
經若迎眞奉眞崇眞之類在祠宮者非一
其未也日女冠爲女眞遂爲亂華之兆

庚申詔己降旨揮鐃鈹佛像等限十日納官可除鐃鈹
依己降旨揮佛像並存留依所錫敕號添用冠服徧行

天下紀事本末卷

辛酉御筆德士冠並依道流見戴諸色冠樣止不飾日

月星辰除有官職者許服阜襖紫道服執牙簡餘已有

紫衣人並紫道服褐衣改銀褐道服皆木簡並稱姓氏

舊有師號者仍舊在京自三月一日依此外州軍候指

揮到日限一季改易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御筆寺院已改爲

宮觀諸陵佛寺改爲明眞宮臣庶墳寺改兩字下用黃

籙院自合設禮合掌和南不審並改作擎拳稽首賜天

尊服仍改塑菩薩羅漢並改道服冠簪佛封大覺金仙

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

士泗洲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傳大士封應化大士

傳元謀初祖達摩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

善明大士四祖封靈大士

案靈大士恐有脫誤

五祖封靜心大士

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速覺封全德大士經文合改佛

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
修善銅像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爲德士所有寺院
撥放試經進疏度牒並改作披戴爲德士紀事本末卷

王衣傳爲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

違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竟捕

以開衣閱之日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

風教竄流之停衣官費袞袞梁谿漫志一長老道行甚高

或載之曰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闌田地此意甚

微婉直以爲游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

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

周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與蛤逢螺贏異時蝸蝶夢莊

士黃冠初不異儒冠夢裏惺惺卻自由德士舊尚稱進

漫補子紛紛不不禁倚種種是名假世入誰不被名

異還我從前一邑金小年曾著與書生安帽老大當舊德士

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吳曾能改齋漫

錄卷十政和開林靈素主張道教建議以僧爲德士使

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且臨川饒德操時棄儒

爲僧作德士強四首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意取開禪師

詩云開攜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庵又

以自號陳望中有詩寄之曰舊時饒惜大今日壁頭陀

希聖金史卷三十一
爲問安心法
譚儒較幾何

乙丑改隍州爲樂州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案遼州屬秦

統三年加遼州喬德軍節度宣和元年改樂州文
縣通考宋朝事實並同樂州畢氏通鑑作遼州

戊辰尙書省言改易佛菩薩羅漢等像及經文旨揮乞

權且展罷詔改易止爲今後又申明行下尋詔別聽旨

紀事本末卷
百二十七

壬申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尚猶未加封爵可封比

應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

應可封
作應真

續宋綱年資治通鑑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

秋還以其事奏聞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

國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
可交也宜早爲之備上聞之不樂案太平治述統顯
元年六月高麗來求醫上命擇二醫往歲餘方遣歸
九朝綱年備要後三年遣使往聘欲促其共舉高麗

雖恭順終不得

策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爲少卒初上訪大臣以取遼之

固之左司倪嵩也且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

議論以爲後患補怒曰左司道蓋向於無爲王補除少

宰制曰北辰居所而眾星拱道實生於頃輔世方賴

要而百事詳術莫先於論相天實生於頃輔世方賴

於真儒用酌師虞延登按席閣深而博遠學通千載

號之嚴具官某直諫而粹夷闕深而勤合於理義之方

而論明謨允矣佐王之略萬文大策傑然冠古之英

國之光輝予有疎附頃自左綱之助役茲乃百姓無夷侮

教天之命惟時幾益賢同寅之助役茲乃百姓無夷侮

事多載采之動豈惟益賢同寅之助役茲乃百姓無夷侮

若足三台之階兩帝資齊時登庸其遂相之石巖巖

爰屬乘鈞之望惟帝資齊時登庸其遂相之石巖巖

易汝俾陟宰司之冠兼聲政本之繁懋官超彝典之

常賜位顯文階之重兼聲政本之繁懋官超彝典之

暨湯而克享天心高宗得說而咸仰朕德相與之妙

於今可師矧書垂告戒之言有嘉謀則順於外而史

述彌綸之用持眾美以效之君故資于翼式副民瞻

維人必三后歸心而底於道往資于翼式副民瞻

維人必三后歸心而底於道往資于翼式副民瞻

維人必三后歸心而底於道往資于翼式副民瞻

維人必三后歸心而底於道往資于翼式副民瞻

東都事略本紀丁巳日余深太宰兼門下侍郎王黼
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宋史本紀係之戊午日十朝
綱要同畢氏通鑑從之考異云編載政和八年四月太宰鄭
史表又考三朝北盟會編載政和八年四月太宰鄭
居中奏乞守盟誓罷遣女真軍前議事夾攻大遼出自
京日朝廷欲遣使入女真軍前議事夾攻大遼出自
李良弼欲快己意公爲首台國之元老不守兩國盟
約立誓至今幾二百年兵不識刀農不加役雖漢唐
和戎未至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遽興此舉且兵者不
祥之器勢不復己即可暫用昔景德中遼人舉國來
寇真宗用宰相寇準之策親征後遣使議和自守
約不復盜邊者三十九年及慶曆中契丹聚兵境上
以求割地爲名仁宗用富弼報聘增幣觀真宗仁
宗意不欲動兵恐害生靈堅守誓約至今一百七十
四年四方無虞今若導主上棄約復燕恐天怒夷怨
切在熟慮無遺後悔事繁宗廟豈可輕議又况用兵
之道勝負不常苟或心勝則府庫乏於焉編戶困
於供役盡國害民莫過此也脫或不勝則患害不測
京日上厭歲幣五十萬正兩故有此意居中歲幣
五十萬正兩比之漢世和單于歲尙給一億九千萬
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則今與之幣尙給一億九千萬
漢永和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且前古帝王豈忍

中國之富填於廬山之壑委於狼望之北哉蓋聖人
重指民生之本也載在史策非妄言也京地公實使
決豈可沮乎居中如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使
之未知公異書乞守信罪兵保境息民引鄧洵武家
事鄧洵武上意感動欲興師蔡京謀復燕京洵武履折
傳曰時上意欲動欲興師蔡京謀復燕京洵武履折
之而蔡京密啟於上不令洵武預議洵武乃約童貫
到且承當取商量也商曉之貫反說洵武曰樞密在上
前上承當取商量也商曉之貫反說洵武曰樞密在上
家洵武上方有意相公如此說話恐爲他人所奪語已而
笑洵武知京貫之意遂請開日力陳宗社之計請以
上意令京貫對又上奏曰趙普在南陽聞之上疏切諫
彬美卒無功兩還因出趙普在與曹播傳進讀日
彬美卒無功兩還因出趙普在與曹播傳進讀日
陸下審視今日議政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
彬美卒無功兩還因出趙普在與曹播傳進讀日
略彬美之爲將百戰百勝初以太宗之方而獨於燕雲之謀
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勝征伐四年而中國一舉
令吾民告敵國乎誠恐兵革一年盟誓一朝棄之何
不得休息矣上大寤翌日語京曰北事休歇祖宗誓
盟還之不祥京色變其議遂寢契丹既衰宰相王貽
復爲兼弱攻昧之言以動上心向武復從容爲上言
數使天下常用兵禁旅減耗近無可言設有風塵之警
足

可爲寒心上爲之勤容因勸上宜保境息民謹備自
治無敗邊覺王繡言當兼弱攻昧臣蜀謂不若推亡
固存也方今非獨兵勢如此而有財用匱乏民力彫
敝人皆知之無敢言者臣今取諸路廉訪使者暗賜
去年兵食實數作旁通冊願陛下置之御座若與弱
覺則天下虛實可知且與強女真爲鄰孰若與弱契
丹乎議復中止朱勝非秀水閭閻民亦叛有三省事
州和議奏契丹益發燕雲之兵燕民亦叛有三省事
者率眾爲劇寇契丹不能制蔡京時領三省事僥倖
一乞宋破虜大將軍董才後歸朝賜姓乃趙鼎表自
扶之兵爲援期取中國故地京大喜乃更成朔方是
右之兵命江州軍製袍帶欲以冠帶新民鄧洵武
子常卻樞密院爲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虜
師樞密院統邊事洵武又爲貫言西北虜勢強弱以
同度我之力能制彼乎恐兵連禍結卒無己時貴亦
不聽洵武乃疏伐燕利害二七條名曰北伐問目
皆革絕之必有一云出師之令吾民以告敵國餘類
兵普諫太宗北征疎同奏皇上頗嘉納北議爲之緩
趙宣和初竟出師矣董才者易州人少貧賤沈
雄果敢號董龍兒募鄉兵與女真戰敗績主將欲斬
之才亡命山谷遂爲盜剽掠州縣至千人契丹患

其殘賊才踰飛狐靈邱入雲應武朔斬牛欄監軍
其首來獻政和七年岢嵐軍解潛招之并其黨以
其表有云受之則全君臣之大義不受則生胡越
異心召見董才陳契丹可取之狀甚切賜姓趙名
詔九朝編年備要云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
餘年閒波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今而勿取女遠即強吾不免事之中原故
地恐非復我有于是上向眞即強吾不免事之中原故
居中謂兵禍不可結盟誓不其言東都事略鄭居中傳
輩同受燕山之焚何哉於序所謂大矣而卒與攸
不廣陵軍人博學能文有操履舉進士累官至左司
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
濟獨云罷監朝城縣酒稅再謫茶陵造船場有詩
文號雲陵集通考玉谿集二卷陳氏曰左司員
外郎永嘉倪壽巨濟撰其父始徙居廣德濤大觀三
年進士燕山之役誦言其非以沮軍罷請濤州茶陵
以死年三十九居仁志其墓曾吉文爲作集序則
又知湖州葛勝仲與輔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
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
天下至於危也案九朝編年備要葛勝仲顯謨閣待
制又宋史葛勝仲傳知涇州年備要葛勝仲顯謨閣
勝仲修城郭作戰艦聞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飢
發官廩賑之民賴以濟又通考丹陽集四十二卷後

集四十二卷陳氏曰顯謨閣待制江陰葛勝仲魯齋
撰紹聖四年進士元符三年詞科洪慶善序其文有
所謂絕郭天信拒朱勳慙盛章而怒李彥者蓋其平
生出處之略也再知湖州後遂家焉孫鴻慶序略曰
公中宏詞第一時天子輟瑞應菟講彌文報禮上
西力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
環奇麗獨步一時公賄交
嘗屢還擢大司丞遂竊法從
又時謀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登科爲
畫學王黼在且夕并圖其山川險易以進上大喜擢堯
言爲右司燕雲之役遂決原注敗燕雲之役者初則
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方亦可圖繼而趙良嗣來
歸獻以取燕之策徵宗如之何而不喜六豈知天下
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爲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
之憂始大矣案九朝編年備要云卽擢堯臣右司諫
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
決堯臣復遷至侍御史
又躬耕籍田案東都事略是年二月庚辰詔行籍田
改元九朝編年備要係乙亥王海卷七十六所載與宋史本紀
十朝綱要俱係二年二月己亥躬耕籍田
日同注云會要二年二月己亥躬耕籍田
與此異

又二月朔改元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丑朔
宋史東都事略本紀二十朝綱要俱云庚辰改元
則初四日宋朔事實二月三日改宣和元年
殿原校云宋史重和二年二月三日庚辰改元
今改正然據此書係二月朔改元亦與宋朝事實
本一作一日同也陳畢通鑑失載是月改元又考
編年備要云上之改元重和也右丞范致虛言此
契丹嘗稱之蓋虜先有重熙年號主名隆禧其國
因避而稱重和遂復改焉宋史本紀云易宣和人
保和殿楓窗小牘卷上云道君皇帝改元宣和或
離合其字口一旦宋亡此與蕭巖離合後周宣攻
字文亡

日同

又三月皇后親蠶詔建蠶宮蠶殿案九朝編年備要
云親蠶於延福殿又云政和初詔建蠶宮親蠶殿
無數為名紀事載建宮殿之詔在政和間是時宮
已成始行親蠶禮疑此書誤詔建宮殿二字也東
略亦但云是月皇后親蠶玉海卷七十七云政和
云甲戌皇后親蠶王海卷七十七云政和元年本紀
二十一年三月度地作公桑蠶室其規蠶殿名曰無
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后親蠶於延福宮注云築
採桑壇蘭館織
室服用鞠衣

又童貫遣劉法進兵攻統安城法以爲不利貫迫之
而行士卒受圍十朝要三月童貫逼熙河路略敗
歿震武軍北取朔方死之法不得已引兵出塞至統安城
使劉法使兵所擊武死之卒編年滿要云萬賊勢益張
爲賊伏兵進圍震武死之卒編年滿要云萬賊勢益張
乙丑遂進圍震武死之卒編年滿要云萬賊勢益張
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不敢言陳桎薛應旂通鑑俱
云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鑑行
強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
步兵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
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中敗入中軍精騎登山出其後
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多
法乘夜通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見之甚急
墜崖折足爲一別驢軍斬首而去捷聞察哥見法
名將旣死諸軍恟懼賞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
首測然語其鋒謂曰劉將軍前敗我於捷聞察哥見法
吾常在遊其鋒謂曰劉將軍前敗我於捷聞察哥見法
其失在侍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小卒泉首哉
何藎等赴之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劉仲武
三歲開知軍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築
昭察哥曰勿破此賊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去宣撫
使司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諸路所築城皆不宣撫
夏所不爭之地而
關輔爲之蕭條矣

又夏人寇邊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
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案震威軍東都事略九
朝編年簡要俱同宋史本紀十朝綱要陳薛通鑑作
震武軍畢通鑑作靈武軍宋史本紀云四月庚寅平
其三城五月丙辰敗夏人于震武地地理志震武城本
紀云六年建築古骨龍城後改爲震武軍東都事略本
牛城我師敗績熙河帥劉法死之西夏傳亦云重和
元年貫師出師收割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法戰殺貫
以神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關取永和砦割
踏砦鳴沙合大敗夏人而還今此事實宣和元年
而東都事略乃係之重和元年恐誤也又何灌傳云
童貫自涇原謀西入賊兵大集統安灌率諸將擣虛
直取之會劉法敗統安賊陷于虜賊圍震武灌解圍猶
生運留罷知州事神師道傳云以都統制與殿前劉
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統制劉法死夏人
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宋史劉法傳劉法死夏人
攻震武久圍震武童貫至熙州調涇原秦鳳兩路兵
云夏人久圍震武童貫至熙州調涇原秦鳳兩路兵
往援又檄龍右同都護辛叔詹熙河統制何灌選精
銳直趨震武又命蘭州兵深入取水波蓋
朱朴龍三城賊聞救兵大集丁巳解圍去
又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案遼史不書金史與宋
史同九朝編年備要又云救陝西河北十朝綱要載

三月己巳手詔日食定數之常今太史奏正陽之月日當食宜令有司檢具故實以聞四月丙子朔日食不云曲赦惟己亥日載曲赦陝西河東兩路恐亦不因日食故也

五月

案宋史本紀作五月丙午朔四史朔閏考同

庚戌詔天下神霄玉清萬

壽宮已賜田產房廊道業並割付本宮掌守置厯支用

更不隸州縣掌管所有前後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紀事本末

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食貨志政和七年詔內外宮觀舍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

丁巳御筆手詔釋氏改服異名盡從華俗不廢其教翕然成風然習之者不知道妙未稱一道德同風俗之意今後應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其德士宮觀知副以上職掌有闕非試中人不在選舉差補之限其德童遇試經撥放並習混元道德或靈寶度人一經庶人無

殊習道通爲一以副勸獎之盛

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

莫知其極所說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以

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

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

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

四十一億萬載所度諸天及諸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

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一之諸仙官轉其承上世造人莫

之像也所說之經亦藥元一之至自然而有非所造爲

亦與天尊常在經亦減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

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

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

之開劫也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辭析之自天眞

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法之人得而授世

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轉節級以次相授諸法之人得而授世

亦有年以天尊經歷年轉節級以次相授諸法之人得而授世

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

清淨積而修習漸至長生自然神化或曰登錄受洞

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下自然神化或曰登錄受洞

玄錄次受上清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受之名

有多少又有諸符鐐在其間文章詭世所不識受者

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錄

絨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錄玉鑑金錄鑿門皆面有法象
壇三成每成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縣傍各開而止而齋數
齋者亦有人祇晝夜不息或一齋客但拜謝而推已不
說愆咎者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齋客但拜謝而推已不
之有者並消災厄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推已不
面縛焉而又有章表之儀并具贊幣依陰陽五行數術推
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依陰陽五行數術推
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儀并具贊幣依陰陽五行數術推
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章之儀
以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章之儀
氣執之以印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宿爲書如章之儀
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入火而焚救之
雲英獨除滓穢之神人感不可殫記云自上古皇帝玉漿
禹之管涔遇神人感不可殫記云自上古皇帝玉漿
詐事述漢書神人感不可殫記云自上古皇帝玉漿
美處沖虛已無上道書之流有三十代既遠經史無聞焉
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錄之事其黃帝四篇老
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景者錄之事其黃帝四篇老
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識之文合符籙武帝陰陽五行
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
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弘景試
合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弘景試
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卽位以
自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

武世居吳興故亦奉也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
又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
引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
得其術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
眞經劾召百神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
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
牲牢祀嵩嶽迎敗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
土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
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卽位必受符籙以爲放
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
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等
入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都承魏之文襄之法每
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初又興高宗雅
帝受錄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崇奉道法每
信佛經於道士茂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其
所講經由道老爲本篇卷非一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
餘眾經或言傳之神仙篇卷業優者行請符禁往靜
信例皆淺俗故世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請符禁往靜
神驗而金丹玉液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請符禁往靜
效焉通考經籍考神仙度人經三卷晁氏曰元始天
尊說唐志有與神目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尙矣劉
略道家之學與神目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尙矣劉
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

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祕道授諸仙謂之開坊
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卽其紀年也授其有道者漸至
長生或曰醮又有符祝烹鍊治鬼神之術服餌以爲齋有拜
儀名曰醮又符祝烹鍊治鬼神之術服餌以爲齋有拜
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鍊而化其術服餌以爲齋有拜
寇謙之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熾其類甚眾及葛洪
或焉然通人之疑如宋陳修道人多與道絕不類今於
帙而神仙之學如所載者錄之又釐而爲二凡其說出
其開自昔書目所載者錄之又釐而爲二凡其說出
於神者雖題曰老子黃帝亦皆附於此不以名亂實之
也若夫容成之術雖收於欽輩者以薦紳先生難言之
特削去不錄周甄鸞笑卷二十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
永壽之號後周甄鸞笑卷二十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
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土皇之號可笑之深集證
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圖延康眇眇然上陽子
之中溟洋大梵寥廓無光未明開圖運度自然上陽子
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天境十二劫氣以分天境十二劫
分天境七氣以分天境十二劫氣以分天境十二劫
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十二劫氣以分天境十二劫
境劫號開皇老坡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
本出於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慮論語仁者
爲用說如是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慮論語仁者
壽化之說如是而已秦漢以來何慮論語仁者
昇變之術黃庭大洞之秦漢以來何慮論語仁者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祝下
至於丹葉奇技符籙小數皆屬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
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

戊午御筆字家原禁以二月十五日眞元節集眾爲

金仙涅槃會字家原紀事本末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都城水高十餘丈水未作
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床榻
爲若大犬蹲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遂
黑作坊兵眾取而食之頭色正綠頂有角所畫龍鱗蒼
其際始分兩歧有聲如魚牛後十日水至龍降後一
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
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日又
作聲益大格方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爲多自西北俄
又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乃止案東都
事略本紀趙與時賓退錄俱云三月京師大水九朝
編年備要宋史本紀五月城西北有赤氣亘天十朝
師民家是月大水犯都城西北水事宋史五行志載西
要亦係之五月俱無三月大斗係之四月丙子夜九朝
北赤氣數十道犯紫宮北斗係之四月丙子夜九朝

編年備要云水之役夫也宰相相率出郭視之水已破
汴隄諸內侍郎唐恪治之或請決汴南河以護宮城者甚
命戶部侍郎唐恪治之或請決汴南河以護宮城者甚
格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請決汴南河以護宮城者甚
乃止詔府界郎監司募人決水下流六由城北五丈河也
以洩起居郎李綱言募人決水下流六由城北五丈河也
今城面巨浸雨不可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旬
時因風雨不可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旬
災非易禦必有消弭之慮夫變不虛生必有或淹旬
各具所見禦必有消弭之慮夫變不虛生必有或淹旬
前奏事庶盡狂警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天戒又廷臣
不修綱挾災異忠言譴論未始不求假一天災然後防
降詔上命唐恪直送吏部與監當尋又降一官與遠
小處時上命唐恪直送吏部與監當尋又降一官與遠
求所以導之勞之遙見問之日乘小舟覽水之勢而
幾水平格入對上登樓遙見問之日乘小舟覽水之勢而
出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關天社其安卿也爲之功也
警告益謹下乎戒願垂意於馭臣鄰遠女寵去小陰盛之
狄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
都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
數日城中井渾宣和殿後井水溢蓋南信也至是
詔都使者決西威素河隄殺其勢猛直冒安募
俱被浸遂壞藉田己而人汴渠將溢於是募
薰門城守凡半月己而人汴渠將溢於是募

下流由城門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濤乃平明李濬
京遺蹟載李綱論都城積水爲害疏臣伏觀陛下
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
固護臣竊謂國家都計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
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射謁郊外
見廣積水之來自郛城南而西漫爲巨浸以東拒
深廣濶狹不可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宗廟
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憂天戒博詢時以
傾耳以聽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變異不虛發
則召之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
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
眾智協取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
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之戒
輒有己見急侍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
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之
聖意之萬一宣和元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之
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
賜燕閒數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閣門
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

厚未奉誅責日夕愴恐踰蹠無地伏念臣愚戇孤立
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遍浸都
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自母
而憐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
不免之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德博詢衆
銷去之故堯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爲福易湯於旱
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爲福易湯於旱
和此古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
惶懼遠邇震驚仰賴宗社之靈陛下審算之審屢降
御筆慮分疏導已漸退落雖纖旬旁近皆罹其災而
都城無虞人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患後朝廷
可以爲無事正宜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患後朝廷
以脩省不忽也臣愚利害不揆輒復昧死上便宜六
事一曰省治其源二曰臣愚利害不揆輒復昧死上
隱五曰省治其源二曰臣愚利害不揆輒復昧死上
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蓄惟三曰固復防死上
有高峻嶺爲之險阻而都城以原沃野彌望千里非
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西京索納流陂
溢東注府壑都卑城其勢薄固然也爲今淹西京索
唐疏導京索壅卑城其勢薄固然也爲今淹西京索
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接連城下可以爲早則
爲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以數臣觀之昔善捍拒方
至之必

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
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隄水之來自郿城之西浩如
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傳蓄深廣而卒不能至
城下者有隄以爲之阻也無防以爲之阻也爲今之
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築薄城以長隄使雖有
積水決溢其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
急此則弱爲固者壩岸堅而國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
所恃以爲固者壩岸堅而國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
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諸耗於轉易河壩
隄防日陵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幾百
餘步去冬危亦屢矣其不決如廣武埽其距清汴幾百
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破澤積
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可爲之慮乎夫
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回積汴使與大河
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河制存留兵卒儲積村用敢有
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卒儲積村用敢有
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今又決之邑淹
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計散漫今又決之邑淹
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
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相衛之患矣陸下
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其境疎汴渠之
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災傷賑濟今年秋租並與
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貨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

所以以副陛下之意此則直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
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此則直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
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徙至聖慈州縣
條帑以堪乏臣愚願陛下今歲斷自淵衷凡有
矣何處有可省者悉令減罷數年之閒民力漸
石倘足然後惟陛下之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爲
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
有水三年之蓄不化行習俗美必有九年之蓄
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工役多計所以爲
民之備宗社之本也今國計所仰者蜀東南六路
歲以侵耗遂至殫竭水旱歲額不登將何以食
輸歲額可爲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何以食
以歲之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臣有司裁
幸歲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獨爲此懷
別項朝廷之所急務何謂不廣國計而獨爲此
止此朝廷之所急務何謂不廣國計而獨爲此
兵足國莫是爲急務何謂不廣國計而獨爲此
六者皆當今之要務臣智識淺陋文書荒疎言
足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執議其可荒言不
採錄與施行臣比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
賜鉅言之誅輒復自宣和元年八月上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九

新昌陳謨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

徽宗

宣和元年六月

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丙子朔

戊寅呼慶等至阿骨打

軍前阿骨打及黏罕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不當行牒

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

疾告終

宋原本誤苦終今據北盟會編訂正

因遣慶與貴朝使人同行欲

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故權令登州移文奔走前來非

有他故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卽朝廷定別遣使人

其議阿骨打不聽遂拘留呼慶凡六月呼慶數見阿骨

打執其前說再三辨論紛拏累日阿骨打尋與黏罕兀

室議復遣呼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

家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人報

聘者欲交鄰耳豈聞使回不以書來而以詔詔我此已
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此尤非禮足見
翻悔本欲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果
欲結好請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也且遼主前日
遣使來欲冊吾爲東懷國者蓋我家未與爾家通好時
常遣使人求遼主令冊吾爲帝取其鹵簿使人未歸汝
家始通好後旣諾汝家而遼主使人冊吾爲東懷國立
我爲至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念與汝家已
通好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兩家之約不
謂貴朝如此見侮汝可速歸爲我言其所以阿骨打遼
起翌日呼慶辭歸持其書來云契丹脩好不成請別遣
使人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契丹國志載天慶八年
卽宋重和元年秋女真破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

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
餘州各有和權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
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兩雖累歲舉兵未
嘗支用至是女眞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畢氏通鑑
攷異云金史太祖紀天輔三年六月書宋使馬政及其
子宏來聘宏即擴聲之諤也案先是馬政已輟行獨呼
慶至耳金史不取
誤書今不取

甲申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眞君列禦寇爲致虛觀妙眞
君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陳氏薛

氏畢氏通鑑云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人納款詔六路罷兵初夏人
恃橫山諸族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政和以來合諸路
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
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此未有也案宋史本
紀係六月己亥日十朝綱要係六月己卯日九朝編
年備要云初夏國姚嗣宗首發收橫山之議范仲淹用
抗中國慶應問姚嗣宗首發收橫山之議范仲淹用
之既而元昊納款元豐中種諤亦以爲言故與靈州
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歎進築之議神宗與靈州
克行童貫本出李憲之門欲承憲志政和以來合諸
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所恃乃因遼
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

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不受貫莫能屈但嚴迫館伴
使強之去及境遂棄之延安師取以上貫始大沮祿
宗法屢差弓箭不授漢官有功只于番官上遷轉而俸祿
不甚增弓箭有定土而得保其鄉里墳墓禁軍逃亡
節度使者舊弓箭不敢避難至童貫爲宣撫引屬戶至有爲
制別軍又擇諸路精兵刺勝居新邊禁軍逃亡者許改
而邊備軍法自貫壞矣薛應旂通鑑云夏遣使來賀天
也童貫因開右既困實諷之使來及夏遣使來賀天
宣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
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
尋知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
昭玉海卷一百九十四崇寧二年先事於青唐三年
夏城鄯善以爲西寧州冬誘僞王子趙懷德降獻於
闕下大觀二年戎溪哥城以爲積石軍收青藏川以
爲洮州政和六年築震武軍德威城鎮安城七年築
制戎城宣和元年舉國來寇上不用不敵就順欽塞請
命有詔班師凡平青唐吐蕃全國建州四軍一關一
城六寨十堡十二收復夏國地數千里築軍一城七
寨五堡壘二十四繼遷盜靈武歲在壬寅今歲復壬
寅逾百有二十年夷狄之數極矣命王安中撰定功
德伐碑御筆賜名未史劉韜傳夏人來言願納款謝
舉皆以爲詐韜曰兵興累年中國尙不支況小邦乎
彼雖新勝其眾亦疲懼吾再舉故欵附以圖自安此

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
果詐請會兵乘之翰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
者至翰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
歲幣執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

七月

案錢大昕朔閏考七月乙巳朔

丙辰御筆蔡條向緣狂妄廢黜幾

年蔡京元老勲在王室未忍終棄可特與敘舊官外與
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敘不以法乞賜寢罷詔候過

大禮取旨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容肅續筆卷四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

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三月遷官論賞者五
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
十餘人充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
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
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
二至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員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
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入一萬六千五百餘
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
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討之功
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
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
卽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八月

案錢大昕朔閏
考八月乙亥朔

丙戌御製御書神霄玉清萬壽宮

記其略曰蓋嘗參道家之說獨觀希美之妙欽惟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體道之妙立乎萬世上統御神霄監觀萬國無疆之休雖眇躬是荷而下民之命實神明所司乃詔天下建玉清萬壽宮以嚴奉祀自京師始以致崇極以示訓化累年于茲誠忱感格高厚溥臨屬者三元八節按沖科啟淨供風馬雲車來顧來享震電交舉神光燭天羣仙翼然浮空而來者或擲寶劍或灑玉篇駭聽奪目追參化元卿士大夫侍衛之臣悉見悉聞嘆未之有咸有紀述著之簡編嗚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帝君之所以眷命孚佑者自三皇以還數千年絕道之後乃復見於今日可謂盛矣仍令京師神霄玉清萬壽

官刻記於碑以碑本賜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

石以垂無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亡名氏宣和遺

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儀官玉輅

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

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即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

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卿還見

人物否攸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

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陳經通鑑亦載

此事并又云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真降臨示現

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宣和遺事又載政和四年五

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

雨幾尺而鑿輅自宮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

緯順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

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宜付史館

帝從

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復鈔旁定帖錢初元豐

中議者謂民之質幣輸納賴官爲之據官司以利其

入遂有所謂鈔旁定帖錢至是諸路爭爲應奉花木

事轉運李祉請復其法然息不過得利三分而朝廷

許之案治述統類云時監法已壞王甫命州縣設限

立額給鈔數給與一戶如一戶給十鈔其后遂至計

口而給家至戶擾雖嬰兒不免通考神宗元豐時令民有交易則官爲之據因收其息徽宗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贖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涉苛細罷之政和中應奉事起乃復行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糶本宋史食貨志上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沒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鈐考以絕姦弊九朝編年備要載社言本路所收約數十萬貫以此給應奉自可足用今爲蘇杭兩處守臣以御筆拘去而本司所置花木并御前物色須上項錢庶幾不侵經費從之明年七月詔江浙湖廣福建鈔旁定帖錢並令漕臣拘充糶本錢輒乞鑒者以違御筆論靖康初罷之

九月

案宋史本紀九月係甲辰乾道四年史闕考同

乙卯曲宴保和新殿過玉

眞軒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其詞略曰玉

眞軒在保和西南廡卽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

酣添逸興玉眞軒內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臣卽題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闌方是時人人自謂

得見安妃矣既而但畫像掛西垣臣卽以詩謝奏曰玉

眞軒檻暖如春

案如元謀和據九朝備要改

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

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須臾中使詔臣至玉華

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相見臣曰頃緣

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粧無珠玉飾

綽約若仙子臣進前再拜敘謝妃拜臣又拜云云紀事

卷百三十一案宋史本紀係甲辰朔日九朝編年備要

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

忽臣熙載臣皇商召臣京臣瀾臣僎臣惲臣楷臣賈臣仲

臣衛侍賜食文字庫於是曲水循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

朝于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屋三楹時落成于八月而

與古鼎彝玉芝左掖閣曰妙有右掖閣曰宣道古御步

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遠古尙古鑑古作古訪

卷四十一

七

古博古秘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
和殿茂林佑於昔見過題翠燕處閣東崇巖峭壁高百尺林
壑茂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檎竹出瓊
林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
加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
命鄧文詰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真軒軒在保
和殿西廡內見安妃杜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
興玉真軒內見安妃杜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
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且到綺閣于詩人自謂得見安
妃矣既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卽以詩謝奏曰玉真軒
媛如春卽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
未應真須臾中使傳旨至玉華閣上持詩因請上大詩
如家自應相見臣曰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
笑上持大觥酌酒授使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
報于持瓶注酒使以進再坐徹女童去獨鼓御侍
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教水調調勸交錯日且暮臣奏
曰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不醉無歸更勸送進酒行無
算上忽憶紹聖春燕口號二句問曰朕是時以疾告假
何臣曰臣所進也歲久不記上曰朕是時以疾告假
宗召至宣和閣因問所以告假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
果奉清燕哲宗曰蔡承旨有佳句云紅蠟青煙寒食後
翠華黃屋太微間不可不赴臣謝曰臣紅蠟青煙寒食後
二十年陛下語及方省髣髴然不記一字陛下藩邸已

知臣蓋非今日臣豈勝榮幸上輪指日二十四年矣臣
日臣左右兩朝老無毫髮報稱上日屢見哲宗道邇但
爲章惇輩沮忌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一日哲宗疑慮
默然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爲不可紹述朕思疑之對
日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宗駭曰是兒
大知如此出是劉摯呂大防相繼斥逐紹述自此而始
臣曰陛下曲燕而追維紹述非特臣幸天下社稷之幸
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穀而已二鼓
五籌眾前奏
日請罷始退

癸亥上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至蔡京第鳴鸞堂

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聶山離間事山卽坐紉案聶山東

史傳俱云聶曰燕州臨川人也舊名山爲開封尹復爲

戶部侍郎山本與王黼善京惡黼山爲謀所以傷之者

反爲黼所中以致黼閣待制出知德安府未幾落職提

舉太平觀今據此聶山坐紉實由蔡京也蓋聶山兩爲

開封尹宣和年先因蔡京而紉靖康年復京作鳴鸞記

以進其略日上曰今歲四幸鳴鸞矣臣頓首曰昔人三
顧堂成已大幸其千載榮遇鳴鸞固卑且家素饑無具

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爲卿從容云云紀事本

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道院生金芝末卷百
馬遂由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淑妃從上幸觀
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堂淑妃從上幸觀
輕車小轎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
婦上壽請翻而肯從雅子牽衣挽留而不卻又曰輕車
小轎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
未知因京謝表乃盡知倂進見無時便辭趨走或塗抹
青紅覆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嫖謔浪之語以盡上心事
朱氏出入禁省攸加開府子行領殿中監寵信頗其父
京矣始放賞勸上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
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上納其言遂微行都市妓
館酒肆亦皆遊幸正字曹輔言上納其言遂微行都市妓
政和以後上輕於出入巾服及衣服獨喜同臣庶寶欲
爲期門之事而苑囿皆爲白屋不施五色彩多爲村居野
店又聚野獸鴟鴞鳥獸數百千蹄跡徧滿苑囿宜野
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川澤陂野
之間識者以爲不祥又名臣言行續錄云曹輔字載德
南劍沙縣人宣和初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
者公爲正字慨然上書翌日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
審問太宰余深曰如言胡虜起於軫下無乃太峻否曰
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胡虜起於軫下無乃太峻否曰

小臣言不激切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簡曰有是事乎
公曰茲事里巷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
此不知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令吏從公受詞公操筆
曰區區之上令與遠小臣曹輔既而錫管柳州又亡名氏宜
語以聞上曹輔表云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
和遺事云帝陛下臣聞聖人贊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
言於皇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生之大臣之雷
上所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於上故大之仁雷
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以元默之德其可戮乎古語有云萬
勇帥深坐於油轆千金之子不關於盜賊何則所守者
嚴不為輕者賤而輕其金之身也臣近觀邪傳臣京有謝
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其私軀是臣以爲陛下臣京有謝
爲不薄矣然而不爲陛下宗惜乎陛下不爲生靈念乎近
縱不自惜獨而不爲陛下宗惜乎陛下不爲生靈念乎近
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縱乃市井無藉小人之靈念乎近
有賊臣高俅賊臣楊戩縱乃市井無藉小人之靈念乎近
恩巧進佞諛黃蓋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
坊市宿於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揜人之尊嚴下遊民間之
且娼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尙不聽其門下也
尊爲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下
信匹夫之謬邪寵幸下賤之嫪之嫪之嫪之嫪之嫪之
之皆曰與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貽笑萬代

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皇帝幸趙
普私第之事以盡惑聖聽獨不念藝祖皇帝創業之初
每思一榻之外豈容他人酣睡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
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爲私行也非爲荒淫也臣所願
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俅楊戩輩逐於外親近端人正
士改過遷善思藝祖皇帝創造之艱難於外親近端
先志保重聖躬仕絕遊幸祖威自分身膏斧鉞但使
靈之福也臣自知冒死猶生也伏願所奏自覺慙愧
幸聽愚臣之諫則臣雖死猶生也伏願所奏自覺慙愧
降敕將曹正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所奏自覺慙愧
言朝廷大事正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所奏自覺慙愧
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日以知其微行動息輔引
京輕車小輩之語爲證時王輔正與蔡京不和欲因此
事申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能正言編管郴州居住
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續奏云曹輔能正言編管郴州居住
淫下不能優容遠加竄逐尚陛下上萬有奸邪再信謔言
微遊妓館則忠言結舌不聞於上嘉得聞謔論改前非則
陛下悔之說矣徽宗曰賴卿忠嘉得聞謔論改前非則
行將改之天覺回奏陛下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罷兵
如宣王因庭燎之箴而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
宗社之幸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
之分願陛下不念與不念何如耳徽宗退
朝後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別宿一宮

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於龍德

太一宮設普天大醺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

醺筵別製密詞親手焚奏仰惟異禮今昔所無殞首殺

身難以仰報云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玉海卷一

臨乾維建北太一宮於龍德宮後直都城之西北隅前

殿曰黃祕次曰統元神祕殿門曰黃祕之門門東設秘

殿奉神霄仲冬上辛藏事又卷一百五十八載祕奉太一

北太一宮記曰臣竊惟皇帝陛下修誠志祀祕奉太一

登秩薦饗昭備典策乃政和八年戊戌之歲龍德太一

宮告成宮直都城之西北隅實龍潛之舊邸也仰慕宸

極一新祠庭前殿曰黃祕之門高真象設次曰統元之殿次曰神

輿之殿門曰黃祕之門高真象設次曰統元之殿次曰神

與慶霄連按上下既成鑾輿幸焉躬執薦告之禮而臣

蒼生致福已而數大宥於天下又詔儒臣爲之記而臣

淺陋得以筆札待罪辭不獲命謹拜手稽首而言曰紫

宮深嚴天極當中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太一蓋天地之

最貴者也列宿森拱五精密輔天一星鋒終旗曉曜

搖左麾攝提右機陽魂陰魄上下承臨爲一爲九稱

隨異冥樞恍惚靡得測知而五福太一者其十種之一

真武台通覽局合編

卷四十一

也運行有時數次舍有分一
集歲穰民阜兵寇寢息蓋上野直其所臨之方則諸福往
國家者致福於斯民也我宋之興太宗肇建宮於東郊
仁宗復立宮於西郊隨其遷次以昭奉事逮神考在位
則又迎致中都卽都城而立宮焉然則雍闓致福斯民
之意概可見矣今陛下廟服膺統而著雍闓之歲太
一地適臨於乾維是歲天道多在西元命之辰興王之
集天子萬年子孫千億神靈之大慶麗禧繁祉是降是
矣抑臣嘗謂乘時任數集福於聖躬者太一之福歟論
於天在下無東西南北之異者陛下也作新館御之福
歟意在無均福生民所謂敷錫之於天下者是以萬世亦
所不敢略此抑臣又嘗聞周家文武之君能下以詔萬其
政於時歸美之詩曰俾爾單厚俾爾多益繼之以下言武
之事其說以爲文武不自厚而厚俾爾多益繼之以下言武
自益而益下故爲文王所益福祿亦當武固不得而
辭之也今陛下承天下一服施其福祿亦當武固不得而
賦者臣於此不能復贊其辭矣又王俊記曰臣竊惟皇
帝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撫綏方夏湛恩厚澤春育海
涵若大若小罔不愛賜其顯者固已措諸政教以福元
下矣至於高真貴神數佑諸社豐衍穰簡大被於黎元
幸亦欲欽崇而不怠也此者太一適臨吉蠲休福所萃之

地是爲龍德上意旣定有司仵圖斤工墨師勦力不怠
粵政和八年宮告成飛宇承電壁門洞開祕殿中設大
舍序列金碧爭輝像設其嚴肅若威神之在涓日之吉
鑾輿臨幸嚴恪肅恭精意昭格己而大啟黃祕門俾都
人士女咸得肅心注目以祈福釐雅臺謹塗駢肩以進
歡聲協氣充塞穹壤厥惟盛哉有旨命臣爲之記臣以
儒學遙述指紳泚筆待命臣之職也詎敢以蕪穎爲辭
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惟星經臣之職也詎敢以蕪穎爲辭
者太一之常居也太一中居五星環拱是爲天神之一
漢人謂天神尊者太一其佐曰五星蓋得此也初說者
謂貴神有十而尊曰五福遷徙有常率四十五歲而一
易靈游所直之方祥慶駢集雨暘時敘農扈集豐民物
阜康無或疵癘由是太宗仁祖卽東西郊建宮塹焉神
迎致中都奉祠益謹三聖述作所以揭虔安靈曲盡其
至然建宮乾維實有待於聖時肆真主纂服繼猷益恭
祠事郊禋廟享旣肅既祗乃新是宮以篤朱祐眷維是
宮昔爲龍潛之藩今爲上眞之宇昔爲膺籙受圖之地
今爲延祥集祉之宮告成於戊戌實元會之歲也直都
城之西北隅實照臨之方也神謀人事不約而同垂億
萬年永集純嘏然臣伏觀皇帝體道觀妙與神爲一爲
福爲祉在我而已然則作新殊廷寅奉上眞凡以爲民
祈福者不得不然也臣愚陋誠不能窺見聖德然嘗讀
洪範曰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臣愚幸親見之又趙
與時賓退錄云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

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至
歸無幾何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遽
命使宣召是時得一師方丈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
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
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宋史張翥傳時蔡京當
國求善訓子弟者翥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翥薦京再
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翥嚴毅鋒拔意度
寔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
乎諸生駭而問曰當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
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
汝曹誰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
曰先生心恙京廟社稷危在此非汝所知也即見翥深語
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此非汝所知也即見翥深語
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方京敏容問計翥曰
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因叩其心羅天下忠義之士
召時陳經通鑑十二月召楊時爲秘書郎時南劍將樂
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于穎昌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
官不起以師禮見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格蓋年四十矣
之一日語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格蓋年四十矣
深三尺矣後歷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
之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翥言

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亟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
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間其人皆以
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御筆禮制

局親蠶典禮并修立儀注重修鹵簿成書累年未成推

恩吏部尚書蔣猷國子司業馮躬厚各轉一官保和殿

直學士蔡條蔡翬並各落直字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蔡條未史藝文志三宣和

重修鹵簿圖記三十五卷注蔡條等撰因學紀聞卷二

益新制上鹵簿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景祐五年綬取舊編

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翁元圻注云景祐無

五年似誤長編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南郊禮儀

使宋綬上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辛亥蔡京奏乞以神霄玉清

萬壽宮觀玉眞王所說玉嬰神變妙經刊印頒行從之

百二十七
王申放林靈素歸温州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原注楊氏編年十一月放道士林靈素

賈政台重覽局合前

卷四十一

歸溫州靈素溫人善妖術輔以雷公法常往來不逞于宿府通判石冲聞之意其輕便捷脫之置於館問吐納燒煉飛神之術攜至京師引謁蔡京致見上素乃素因大言謂上實長生大帝君蔡京乃左仙伯靈素乃素道學改寺僧尼至是京城大水上遣靈素禳之遂驗靈素又嘗衝雲都城大水冒城將入靈素與諸道士法事巡行徇徇于城上不樂靈素又與官近倖分黨爭敵走而得免上聞始不樂靈素又與官近倖分黨爭敵上惡之勝于神霄之殿其繪像所曰褚慧罪惡不悛帝命削其遷秩降為下鬼焉因逐歸其鄉郡特差江端本通判溫州而監察焉批靈素去乃以廢釋氏事歸之釋氏旋復因各使納錢為保明欲再召入釋氏大懼而靈素上復思靈素使道流保明欲再召入釋氏大懼而靈素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靈素遺表上之曰靈素下血死矣是時上益厭方士乃迂怪姑焉縻而己且知靈素多妄作乃稍正于益厭方士乃迂怪姑焉縻而己且知靈素有罪放歸田里薛氏通鑑二年正月甲子罷道學林靈素卯日事陳氏薛氏通鑑二年正月甲子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薛氏通鑑二年正月甲子罷道學林靈素此注久之上復思靈素云云而以釋氏大懼句作伯氏大懼且辨曰伯氏謂蔡攸也詳條此語疑攸使端本授之然今長編原注實作釋氏大懼與畢氏所見之本作

伯氏不同且注語固謂震素去乃以廢釋氏事歸之釋氏旋復因各使納錢爲批度燦得再披制是則靈素召入固釋氏之患也納錢不必爲蔡攸之懼畢氏所見恐不足探耳趙與時賓退錄卷一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雨日天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兼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侍晨靈素脊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街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進海間遊呂洞賓京城印行遠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弟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封府賁送大理寺勘馬行街聘兄素如蔡京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通真街靈素如蔡京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本賞詔不允通真街靈素如蔡京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桌金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又云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治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是夜水退盡京城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

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臺
上言靈素妄欲遷都妖惑聖聽改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
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太卜守闕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弔
官親黨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
子皇戒使張如晦不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
不見龜蛇而深不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
不知所踪但見亂石縱橫焉靖康初遣使溫州伐墓
作靈素傳也周潭清波羅志卷上宣和崇上道教黃冠所
出入某園號金門羽客氣味然林靈素為之宗主除金
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廷臣同靈素初除中
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大府道生視中大夫後編入雜
大天恩封和殿侍晨視兩府道生視中大夫後編入雜
選郊恩封和殿侍晨視兩府道生視中大夫後編入雜
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暑亭午上帝命在水殿熱甚詔
路可通但中使及外詔亟致之帝皆命大霽雲黃河一
俄頃止于溫州外言內門外赫雷自霽雲黃河一
之宣和末死自外入詔亟致之帝皆命大霽雲黃河一
郡帑且為治命溫州容身之棺棺中籍平日自霽雲黃河一
拄杖封之甚固建炎初姪下溫州籍其貨而後萬歲之
有杖封之甚固建炎初姪下溫州籍其貨而後萬歲之
裘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至劉叩先生何為至此
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為靈素也至劉叩先生何為至此
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謫詐遁去異哉

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
得之兩浙名賢錄林靈素字通史永嘉人初名靈字果
歲昌母懷妊二十四月忽夢神人緋袍玉帶手執大
筆指母腹曰暫借此居次日夜乃生五歲不能言一日
道士踵門請見附耳語移頃忽失笑而語自是日記萬
言吐辭成章嘗遊瑞積穀山得異書於飛霞洞縱遊東
京嘗同蘇東坡遊真佛寺觀神霄大宮會靈顯時青
坡大稱之入蜀遇真人趙昇得神霄宮常無以應或
京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跨白龍遊神霄宮知常無以應
牛而人覺而異之命徐知常訪神霄宮知常無以應或
以靈醜進上召問卿有何術對曰臣羽客沖虛通真達
貌如夢中見遂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沖虛通真達
靈玄妙先生每侍宴太清樓素號金門羽客沖虛通真達
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文姓名皆元祐黨碑靈素對
稽首因爲詩曰蘇黃不作碑文何客童蔡翻爲星宿臣敢不
愧乞出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文章人童蔡翻爲星宿臣
是夕水退是因上疏言大水臨城靈素奏請太子登京城
大怒喉全臺劾靈素妖議遷都避之子蔡京致疏拜
毀大臣靈素即封還前妖議遷都避之子蔡京致疏拜
人號不拜遂與祠溫州後所賜出國門外上再宣復眞
從之歸一葬我晦日可於夜三鼓援筆題地五尺見
石龜蛇則葬我晦日可於夜三鼓援筆題地五尺見
年勞生浮名薄利呻吟要識神仙舊路中秋月下三更

時風清月白但聞雷震稽首而化訃聞降三
臣治葬地果如其言卽下棺而走俄雲霧勅賜祭詔守
書晦爲亂石縱橫失向所在矣靖康元年欽宗不
遣使伐其冢忽黑風雷雨百怪出草莽間人不敢動舊事
封者通眞沖虛天始齊眞人青牛歌見遺文今無傳加使
載十編年資治通鑑冬十一月乙卯郊會案宋朝行事
典禮允符昌運之日隆美盛德而告于神明茲迪精
之壽域朕擎膺駁命守鴻業無九有之嘉師開萬邦
翼之謀哀對博臨之貺屬者道源闕怠于求瑞承萬
鳧載謠黍稷報倉之貺屬者道源闕怠于求瑞承萬
齊氏羌欽塞以賓倉之貺屬者道源闕怠于求瑞承萬
嶽錫符丹闕瓊臺屢下叢符之固而式衡河嶺政
德之祥永惟奕世之休罔匪自天祚焉采苾苾昭
答眞祺是用測幽之嚴法以迎長變與而旌采苾苾
列闕五門象魏之嚴法以迎長變與而旌采苾苾
祇清廟恭被崇壇永命之藉以星盛載誕豐年之
宮蠶而修幣川端永命之藉以星盛載誕豐年之
薦大尊之齊純昭格朕以蠶潛通月璧和樂之
而上徹雲車風馬坎馳駟以多臨均拜之
霽滌瑕之宥誕揚天子惟克邁乃訓綏多福而熙
佑烈祖以格皇天予惟克邁乃訓綏多福而熙

邦其永孚于休尚賴輔弼同寅官師勗翼其決無爲
之化茂隆累治之圖武英殿原校云宋史徽宗宣
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條
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當在是年又據錢大昕四史
朔閏攷十一月癸卯朔也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

打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裂膚墮指者明年正月

乃至京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十二月二十四日趙

良嗣封氏編年以爲二月二十六日至京師二月四日趙

京師從金盟本末附正月而關其日此據封氏編年他

書不詳不知封氏何據要未可全信也封氏載阿骨打

謂呼慶其議夾攻我求汝家改家再三演告按初遣

登州軍校七人同藥師往不見阿骨打還回次遣趙有

與呼慶但議買馬事元未及議夾攻若果議夾攻則攻子

開及馬政呼慶要亦未及議夾攻若果議夾攻則攻子

打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所稱再三演告亦

誤呼慶此番通前番才兩次耳不可謂三今并夾攻等

語削去大抵其議夾攻在趙良嗣始良嗣以宣和二年

賁食台更變編合補

卷四十

三

議二月四日與王瓊同往此時猶用買馬名因議夾攻雖
氏編年不可全信今惟取其可信者全盟本末宣和二
年正月呼慶至自女真女真留之半年責以中輟且言
登州移文之非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遣趙良嗣據
通好時童貫受密旨欲倚之復燕二月四日趙良嗣始
此則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趙良嗣始
盟會獨十二月以前馬政及呼慶所議但買馬耳案三朝
慶既被留數月見國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紛拏累日而
國主與粘罕兀室議論復遣呼延慶歸臨行語云跨海
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議夾攻匪我求爾爾家再三責
吾家吾家立國已獲大遼數郡其地他州郡可以府拾
遣使人報聘者欲交結鄰國不敢拒命暨聞使回不以
書示而以詔詔我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差使人
止令使臣前來議事又非其禮使人雖卒自合復差使人
過在爾朝非卿罪也如見皇帝若果欲結好同其滅遼
請早示國書若依舊用詔定難從也且大遼前日遣人
欲冊吾為東懷國者蓋本朝未受爾家禮嘗遣使人入
大遼令冊吾為帝取其鹵簿使命未歸爾家方通好後
既諾汝家而遼國使人冊吾為帝取其鹵簿使命未歸
怒其禮儀不全又念與汝家之約不謂貴朝如延慶辭歸
受法駕乃本國守爾家之約不謂貴朝如延慶辭歸持其
速歸為我言其所以國主迷起翌日呼延慶辭歸持其

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復別遣
人通好見六月戊寅日可參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

新昌陳謨輯注